

青學齋集

青學齋集卷三十

辨其爲異端

新陽汪之昌

辨異端似是之非說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解者以凡非聖人之道統爲異端孟子引孔子之言曰惡似而非者則以顯然異者固可惡而竊其似者尤難辨也三代下所目爲異端者尤在於釋老兩家蓋聖賢以設教爲旨而彼亦以設教爲名聖賢以勸善懲惡爲教而彼教亦自有勸善懲惡之說也所謂似是而非者非耶然而問所誦習則非聖賢之言也彼之衣食宮室則非聖賢之制也彼自不

敢同於眾庶又何難見爲異又何俟用吾辨今夫譬諸行路南游者斷無有北向也觀之田功蒔苗者未有不去莠也夫非以非者顯而易決似是者混而難分毫釐之失千里之差辨之不可不早似是其迹而異端其實歟聖賢垂教之書綱常典禮顯見於名物度數則學聖賢之學務實者是談空者非而彼則薄視迹象而高語性天聖賢之箸述正以別異端爲大綱而彼則謂異端之精微原與聖賢同歸援聖賢之經傳釋以異端語錄然則異端之非在於背聖賢而適成爲異端似是之非轉以論異端而自掩其爲異端

黃老異同辨

黃老之學肇始於戰國崇尚於漢代黃謂黃帝老卽老子據史記以黃帝居五帝之首老子生東周之季時代之先後懸殊近俞長城黃老對以爲黃老教同宋翔鳳過庭錄言老子著書以明黃帝自然之治似黃老無異學吾謂以老子爲宗黃帝之學非眞老子之學不異於黃帝世之爲老子之學者張大之以爲一同乎黃帝也案今所傳黃帝遺文若陰符經素問等書咸出後人依託見者具知爲未可盡憑而老子所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其書完備姑就五千言所設教與經史

所述黃帝事迹以參攷其異同案老子傳以無爲自化
清靜自正綜括老子言行大概論者以易傳言黃帝垂
衣裳而天下治正可爲無爲之證無論易傳言通變宜
民初非不爲而成者易傳所謂後世聖人解者謂卽指
黃帝堯舜則自作舟楫以迄作書契何一不爲斯民計
何嘗使民無知無欲且禮記祭法言黃帝正名百物以
明民其財是創制立法亦非所謂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左傳言黃帝以雲紀官帝紀言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
當日陳綱立紀漸至詳密正老子所謂法令滋章而絕
不聞盜賊多有也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與不

尙賢使民不爭之義正相反紀又厯敘帝順天地之紀
幽明之占以及播百穀草木化鳥獸蟲蛾勞勤心力耳
目無微不至何莫非納斯民於軌物以言乎絕仁棄義
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老子慨乎其言之者皆
黃帝所躬行矣然則黃帝之所爲驗諸老子之所言爲
異爲同較然無待於辨案史遷傳申不害韓非皆云其
學本於黃老而於樂毅傳贊敘次黃老之學儼然有師
法之流傳可見戰國之初尙無黃老之目迨橫議之風
浸熾士各執其一術以爲學每託於上古神聖以爲名
高孟子七篇中許行爲神農之言卽其明證以黃老連

文爲目殆爲老子學者以黃帝名最著而無可徵實何妨以老子相埒會漢初百家之說未盡黜絕故尙沿舊稱詎知詳加攷辨其異而不同者固昭昭哉

古書澆胸說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明謂古書之不必盡信也顧書以紀事就攷實而論立言之體所限容有過其實而不盡可憑而去人胸中塵俗若黃山谷所謂用古書澆胸者固非博通典籍者不能爲此言也攷說文澆沃也一切經音義作漬灌也以沃義言之段玉裁謂自上澆下曰沃古書傳自往代而傳誦於

後人正所謂自上澆下也土之肥者曰沃土而方寸之間多識前言往行又不啻瘠土而厚加墾治不難轉爲沃土者以漬灌言之日積月累循誦習廣見聞抑亦潛滋暗長於不覺非徒搜奇務博之爲矣無論六經三史古書之懸日月而不刊者固宜習熟於胸中廣而諸子百家瑣而稗官小說其立說或述古訓之僅存或補古史之所遺隨在節取其長何莫非澆灌之資書卽非出自古人或爲後人綴緝以假託而嘉言遺訓不無一二之確有由來辨其僞以無爲所惑存其真卽以備夫取材更不必盡出中土卽流傳異域片長薄技足以益意

智而資造作不妨博采菁華譬諸牛溲馬勃之可供培
壅矣故胸中多古書之義一分卽胸中少塵俗之陋一
分淮南書論種植之物多一溉者後枯義可互參至蘊
諸中而形於外一言一動罔非折衷於古書旁觀亦咸
推爲讀書之士則澤於古者深也古有以酒澆胸中塊
壘者蓋因生世之不得已以寄其胸中之無聊賴然而
卒爲禮法之士所藉口孰若以古書澆胸不染夫塵俗
者竝且開其心胸哉

歷代關市之征攷

周官一書爲千古理財之祖太宰九賦關市之賦居其

一誠以市多淫巧而關通末流欲止抑之故加征耳至如泉府之入塵人掌之司門司關之屬各有攸司上儲府庫時察奸袞春秋時鹽筴鐵官權筭踵密布縷粟米徭役名煩古先王良法美意漸卽淪漸矣漢初不軌逐利之民競相畜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武帝時以公卿請筭商賈率緡錢二千而筭一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而筭一輅車船筭詳於平準書而齊之市租千金趙王爲賈人權會郡國猶且如此不特馬口有錢幹官置丞也王莽立五均官民困滋甚建武初悉罷章帝令交趾

益州上計吏市珍寶收采其利本武帝均輸之法而所收者止珍物隱寓禁遏逐末之旨焉三國鼎峙各擁土民科斂漫無定限晉孝武帝詔除丹陽竹格等四桁稅而攤稅珠禁如故宋孝武帝停道中雜稅齊武帝免逋城錢嗣及梁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賦曹直水一人檢察禁物均十分稅一淮北大小各市備置官司元魏明帝稅市人出入各一錢店舍爲五等北齊關市邸舍之稅請自顏之推宇文周閔帝除市門稅宣帝旋復之然徵稅多方倉儲無補隋文帝受禪所由釐革之也唐肅宗遣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產十

收其二德宗以趙贊請稅屋間架除陌錢又於諸道關
津置吏閱商稅緡錢十稅二竹木茶漆十稅一以至秉
筆持籌入人廬舍宮市使白望等名起而民不聊生矣
五代時農具稅錢蠲紙有課誰生厲階一至於斯宋制
關鎮置務每千錢筭二十名過稅市鬻每千錢筭三十
名住稅酒官茶監史策具詳至王安石行青苗法白地
錢則專事培聚矣南渡偏隅流禍數葉遼太宗得燕城
北有市有司征之商稅金銀百分取一他物百分取三
金源踵興或因或革葦錢蘆禁厥有定額元初定三十
分取一之制後復大征商稅或以充軍糧而柳課茶由

無微不至矣明興於元政病民者損益變通之府州縣設稅課司河泊有所率三十稅一宣德時添設鈔關率於貨物湊集之處成化時添置工部屬官三員分往津要抽分竹木所獲歲歲遞有加增不免一貨數征繼差太監抽分柴炭魚菜稅各有章煩擾瑣末後雖更張腴削甚已要之關爲詰暴而立市爲阜民之生濟國而征之誠出於萬不得已然計其所入在上之實獲有幾而利之所在後來之裁革何時藏富於民猶是藏富於國也有理財之責者宜酌歷代之成規戒吏胥之中飽爲攷大略以箸於篇

武梁祠孝子邢渠攷略

山左金石志武梁石室畫像第三石第二層畫孝子韓
柏榆事次一室室中坐一人榜題渠父左一人跪一手
撫坐者之肩一手舉雙筯榜題邢渠哺父案武梁祠所
畫大都與經史傳記可參攷志謂邢渠事古今紀孝行
者遺之志係畢氏沅阮氏元同撰然則博覽如兩公亦
謂孝子事迹無可攷矣案太平御覽第四百十一卷人
事部五十二引蕭廣濟孝子傳邢渠失母與父仲居性
至孝貧無子傭以給父父老齒落不能食渠常自哺之
專專然代其喘息仲遂康休齒落更生百餘歲乃卒也

與石刻所題哺父事正合雖寥寥數語不獨渠之孝行略具而其父之號仲亦可補石刻之遺焉夫孝冠百行若渠之哺父豈易多覲在武梁祠畫像之時諒當世傳述爲美談至今而賴此石刻存姓字於若滅若沒之間又得廣濟佚文以互相參攷渠之孝行遂長留於天地然則瑰意琦行之士如渠而無圖像可稽又未有爲之作傳之人卒致湮沒不彰者何可勝道哉爰攷其大略如右云

金石萃編武氏前石室畫象題字第七石第一層有左榜存刑渠二字右榜存孝子刑三字刑卽邢

乙酉先立冬三日自記

錢唐六井攷

史記秦始皇紀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則錢唐之稱舊
矣水經注漸江水篇錢唐記曰防海大塘在縣東一里
許郡議曹華信家議立此塘以防海水是錢唐不獨臨
江兼復瀕海潮朝夕夕漸漬浸灌地幾荒斥而成廢民
每飲汲之苦艱處此而籌水利鑿井其一端矣唐德宗
時李泌刺杭州引西湖水入城爲六井大爲民利具詳
史文然則六井開置肇始鄴侯小學紺珠錢唐六井相
國井西井金牛池方井白龜池小方井分別井名甚晰

潛說友臨安志六井一爲相國井在甘泉坊側近井亭橋一名西井又名化成井在相國祠前水口在安國羅漢寺前一爲方井俗呼四眼井在三省激賞酒庫西一爲白龜池水口在玉蓮堂北一爲小方井俗呼六眼井在錢唐門內裴府前一爲金牛井今廢據志敘各井方位釐然而金牛井獨無文則名雖留傳其所在已不可知攷六井者以金牛之廢大約在吳越錢氏時境內擾攘撩湖容置軍號而井養或未暇計及故宋真宗時沈邁作南井以補金牛之缺人稱沈公井是鄴侯六井宋初已僅存其五若神宗時之陳襄哲宗時之蘇軾先後